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五

十七史策要

前漢

五

梅福諫成帝書



成帝委政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識
 刺鳳為鳳所誅王氏寢威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曰
 臣聞箕子佯狂於紂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造秦歸漢制作儀品
 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不忠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
 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者諫者諫言不效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十
 起於亡命而為謀士輕信我於行陣而建二將故天下之士雲合
 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
 死合天下之氣并天下之威是以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
 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
 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具言之循
 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
 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
 功也孝武皇帝好正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
 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衛鬻南者不可勝數漢家得
 賢於此為感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身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
 心胡越或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討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
 賢聚於本朝或其大臣執事不私和從也方今布衣西窺國家之
 隙見間而起者蜀郡長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
 求黨與索隨和而進進匿之意以害輕重大臣上所畏忌國家之
 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壽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
 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身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
 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南
 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

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外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傳禁拍世陳以言成文章實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士幾人故爵祿吏高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二勿善其事心先利其望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風以爲漢政除國封秦阿故其初其誠能勿失其功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適欲以三代選舉之法用當世之士猶索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也公已明矣故吾向祖乘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乃召天王齊桓用其讒士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醜野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冰飲酒之禮埋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若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言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本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一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天不許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嘗爲忠直事數面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直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誦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救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旱之災與比數陰感陽微金鐵爲災此何足言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甘皇后之家也親親之道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西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

逆至仲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
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虬隆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
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

梅福乞封孔子之世為躬後

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躬後。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臣，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子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墜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躬於宋，紹夏於杞，明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躬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躬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躬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耶？之後，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火。今仲尼之廟不出關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自三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

鮑宣諫哀帝書

時傅太后欲稱尊號，封諸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意。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上書。齊曰。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
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
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
白首著艾魁壘之士論議過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
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
共承天地安海內其難今世俗謂小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
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
惑請寄為姦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
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
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
大姓蚕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縣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
女遮道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
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峻二死也冤陷三死也盜賊橫發
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
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得欲望刑措
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
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
賓客為蒞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崇聚尸祿為智請如臣宣
等為愚陛下擢臣嚴心誠與有益蒙主恩欲使厚美食太官重
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
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負民養食不厭
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
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万數使奴從賓
客漿酒霍肉養蠶蠶食比官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
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
之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
外親望未通經術者宜皆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

使

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
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
國皆真選舉三輔委輻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
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立功德者其衆曾不能忍武等
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尊快意而已也上之皇
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又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尊而厚惡臣
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竊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
妻子不與惡人結怨安身邪誠迫太甚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
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
戒臣宣呐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石儒憂容之

鮑宣上言災異書

是時郡國地震民說言行壽二年正月朔日蝕乃徵孔光免
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官復上書言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
相驚恐今自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蝕敗器物
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人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
免官遣就國衆庶歡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
乃二月丙戌白虹射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
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良莠之親但以色諛言自進
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
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莫不皆得賞賜家有家有會輒太官為供
海內貢獻營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言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
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賢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離海內
免遣就國收棄輿器物還之縣官也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
海內之所仇未有得父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
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
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云省戶數一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

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毫毫之思退入三泉
死亡所恨止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
為司隸。

劉輔諫立趙婕妤為后書

輔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
為列侯輔上書曰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存瑞天之所違必先墜以災變此神明
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養魚鳥之瑞然
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
者孽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大選有德之世考卜
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
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或
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王天人之所不
予必有禍而無福而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
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

辛慶忌等救劉輔書

輔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獄群臣莫知其故於是
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共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俱上書曰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
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譏諛之士元首無
失道之愆言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
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
等愚以為輔平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
廷體觸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
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
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葆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
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蕩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

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主心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廷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弼而折傷之恭人有懼心精銳銷而真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一從從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諸葛豐謝叔司隸書

豐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公屬貴幸賓客犯事豐案劾以奏其事遂章私出即駐車轡節詔早曰下章追寤馳車入官門自歸上豐亦上奏及具承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下天官專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骨朽卒填溝壑臣以菲厚德使論議士幾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嘗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身臣之首

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執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刑罰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羣書各取容阿黨相為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積滯滯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疊見百姓困多以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而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若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趣中和順經特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

復上書

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曰

臣豐補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怒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豐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

有云補而為衆邪所排今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
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

前漢十二

壺關三老訟戾太子書

必盡事起太子急發兵斬江充遂部賓客為將帥與丞相劉屈
鞅戰長安中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群臣憂懼不知所出壺
關茂上書曰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子也安陰陽和調物
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人
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
粟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讒夏孝已被誅
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
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
重親別尊嚴之宗子也江充赤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
用之術奪尊之命以適戾皇太子造飾誣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
之路兩斷而不通父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
亡告不忍忿怒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遠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
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澆宣悖君子無信讒言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護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
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遂為忿怒舉大兵而求之二公自將智者
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等愚聞一胥盡忠而忘其手以干盡
仁而遺其身愚曰竭誠一死之誅以陳其愚忠在臣君安社
稷也詩云取彼謫人投之野鹿唯陛下實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
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
罪達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

人為徐生上書

初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原之宜以時抑制無
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
徐生上書曰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
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
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
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
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賈曲突徙薪之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
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之烈土出爵之費巨亡逆亂誅滅之敗然
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
駸灼爛之右上也賜福帛十疋後以為式

湖三老詔王首書

尊為京兆尹御史大夫中丞尊慕虐不改外為大言優優冊上
威信曰尊不宜備位九卿尊必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
與等上書詔尊曰

尊治京兆出效日著件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
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
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常彊吏氣傷沮涿聞四方為國家憂
當此之時有能捕者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甯中使問所徵故司
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兆尹行京兆尹事
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異體下士屬尊北之吏是阻傷之氣二旬
之間大盜震震無遺盜首級五緡除盜反覆羣盜皆貧弱鉅私豪
強長安信侯家大得度而賈下城西蓋尊尊放杜陵楊章
等皆通邪結黨授養盜賊上下王法下亂吏治并兼使使侵漁小
民為百姓計後更數二千石二十一年莫能禽尊以正法案誅皆伏
其辜茲邪鉅釋吏民詭服尊尊嚴刑整百諫其弊尊前所稀有名
將所不及雖拜為真不若尊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
傷言陰陽為國家真無承用詔書尊請言庸達象龔絕天原其
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估素行陰賊患口不信好以刀筆
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挾兄子閔拔刀欲

劉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為懷怨恨外依公事建蓋
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証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
拔郢都應侯諸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
人聞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諛言以逐賢守此言
漏聽不察夫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却已砥節首公刺諫
不憚將相誅惡不避憂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階威
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
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諫木之聽獨掩怨讎
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懣罪尊以京師受亂群盜並興
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
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即
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請言請違放逐之刑
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法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
任舉尊者當復選最之辜不可但已即不知章飾文深詆以愬無
罪亦宜有誅以懲譖罪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
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鄭昌頌蓋寬饒書

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官寬饒奏封事曰

方今聖道寤發儒術不行以刑禁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
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三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
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
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全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
道讓大夫鄭昌怒傷寬饒忠直憂國公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
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蝮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
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君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忠
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訛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
行多功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

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刺而死。下眾莫不憐之。

耿育訟陳湯書

湯以罪免為庶人。徙燉煌。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行外國不宜徙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免訟陳

湯曰

延壽湯為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條万里難制之虜。豈有此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弃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邦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弃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幸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萬延梟俊禽獸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出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雙。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向如此。雖復破。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妒之臣所辱。勇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谷永訟陳湯書

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訟湯曰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文。帝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

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以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卒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浙。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沒。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抗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策。鉞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擊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劉向論延壽陳湯疏

延壽湯既誅郅支。還論功。石頭康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不得誅。不可復加爵土。元帝嘉延壽湯功。而重達衡頭之議。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羣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櫟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奉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万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滯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万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嘉且懼。銀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克用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難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

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業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又控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瑗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罪億萬之費。終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万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支之号，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以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惠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專寵爵位，以勸有功。

杜欽訟馮奉世疏

初，莎車畔亂，奉世以使者發諸國兵，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以矯詔違命，不得受封。及甘延壽以誅郵支單于封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表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郵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此罪則郵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巨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

白著為世使表獨折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鑿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谷永薦薛宣疏

成帝時為御史中丞出守臨淮留二郡入為左馮翊世民稱之郡中清靜為少府也張敞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平谷永上疏曰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寮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之御史大夫中丞奉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經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黜王功不興聖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禁見少府宣材妙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數下不吐剛其柔聖鑒時當出守臨淮留二郡發務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若歷年不至丞相府後復食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廢棄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好其誣之臯臣聞賢者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持說之助悉陛下怒於宗主之詩舍公實之巨任華肅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何武奏為傅重疏

哀帝即位重為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收重重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重請政上於是賜重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不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曰

書行義修忠誠憂國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日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嘗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也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

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
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誅亞父。善立於朝，陛下之光
輝，傅氏之發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從師丹為大司空而
拜善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劉向上變事

元帝時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官官引恭石顯弄權蕭望之周堪向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反為所譖堪更生下獄望之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復徵用望之等而恭顯許史皆劾自視之向懼乃使外親上變事曰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譖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倪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合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二威其言遂贊賞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望之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後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美前引恭奏望之等決獄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夫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思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劉向言恭顯封事

蕭望之為恭顯所譖自殺天子甚悼恨之由是周堪張猛入見信任恭顯憚之變譖毀焉向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匡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明且猶不忘君愷愷之

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忠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行焉，遂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万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禋遠，衆賢罔不肅和。宗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方國騶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譴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節我釐楚，釐楚交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祭，朝廷不和，轉相非訾。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見，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歎歎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舟。違諱之，不肖則具。是依君子獨顯，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胡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警教。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无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竄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十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肖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陟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鴟退飛，多慶有雉，蜚鷓鴣來巢者皆一見。豈冥冥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

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蟴蝻午並
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一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
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數召不往齊逆命而助胡五大夫爭權三君
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
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
陛下開三代之業拓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
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遊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
繆戾乖刺更相讒譖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詰謬毀
譽渾亂所以營或耳目惑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
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
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老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
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直墮海水沸出凌谷易烈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襄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
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宗春秋六
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業無孔子之救猶不
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
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
而善政遷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
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
雪靡靡見睚聿消與易同義昔者懿共驩堯與舜禹雜處堯朝
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譖豈可勝道哉
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
子與季子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自賢季孟李
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浚汙其大號言號令如汙汙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可。是反汙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汙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觀淵子負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此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歎歎訛訛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必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狂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顯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邪並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其而怨更生等

劉向言王氏封事

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父異寢甚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二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竈植出其君衍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遂昭公司大夫尹氏堯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孟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立王子朝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威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專國擅劫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六臣終有閭樂堃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終

朱輪華轂者二十二人

朱輪華轂者二十二人

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二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威並作威福擊斃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同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莞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歟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身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齊魯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旨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寢睡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乃安之實用保宗廟以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

復上奏

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朋雍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

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教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皇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食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月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柱矢夜光焚感襲月饜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墮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異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藉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

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又陰不雨者二十余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魏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翼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吉。以崇劉氏。故隄隄歎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孝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地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尽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佯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傾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首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踈遠。毋當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國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頌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一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張敞言霍氏封事

大將軍霍光薨。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以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襄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於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最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其甚。邇者大將軍沒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宣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祚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感長臣下。顛

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無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首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

魏相薦張安世封事

大將軍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

聖王褒有德以懷万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歸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誠造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害爭持，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忠信謹厚，勤勞攻戰，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

何武為辛慶忌封事

慶忌成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法免。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左內異姓，距外故，女執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

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又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
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

前漢十四

京房三上封事

房奏考功課吏法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逐之言於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顯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上封事曰

辛酉已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已外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煉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二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巳外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避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

機別卷十四

為火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疆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巳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遠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

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無甚。唯陛下母
難遠。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漢書以辰時辨邪正封事

奉字少君。博學。未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諸儒薦之。徵行功。詔
宦者署奉。上封事。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誠鄉正。雖愚為用。若迺
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
好行貪狼。由子土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
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
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謹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
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宥。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
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慈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
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

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其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西

正月癸未日加申。右氣風從西南來。未主姤邪。申主貪狼風。以大

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並鳥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

辰加邪時辰為交時。為主入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
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
日善時。奉對曰。帥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
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辰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
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
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
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踊而時精。其效同功。必
三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歸。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
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其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
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王所宜獨用。難

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惟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翼奉奏災異封事 白鶴館災異封事

元帝初即位以大水地震赦天下。塞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曰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書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曰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三三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達。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憂道。獨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聖人不急之用。振救困乏。賦賢舉。賜。鉉。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道。夫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竊率齊詩。問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業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大變見於星氣。日蝕地震。凡於事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甲動於。今年大陰建於甲。六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申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氣。本首王位。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又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此五通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且為設。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

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
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一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
效曰極陰生陽必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大臣竊內不自信今
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方與與判地震同法臣奉迺
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司卒其終始

王嘉賈廷諫封董賢封事

哀帝因息夫躬孫寵言東平王謀逆事歸功董賢欲封賢等心
憚嘉乃先使右丞相侯傳呈持詔書祝丞相御史於是嘉與
御史大夫賈延壽封事言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與無益公威司賢貴其餘并家因至今
流言未解陛下之惡於賢等不已且暴賢等本表言延問公卿
大夫博議即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王不然恐大失
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
雖不訟冬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

大司農合承之封人歸各於承先帝不獨崇其議臣嘉臣
廷材驚不稱死有詩書之順指不江一可得容身湏由所以不敢者
思報厚恩也

王嘉奏封事

上感嘉言止數月卒下詔封賢為高安侯罷為方陽侯躬為宜
侯後數月日食與直言嘉復奏封事曰

臣聞谷繇戒帝曰士放佚欲有國就就業業一二日萬幾箕
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一有王會言之有作威作福王食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則廢民用僭應言如此具逆尊卑之
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甚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下臣用僭差
不一此君不田法度一下失臣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陰至厥康
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王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
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苟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

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託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馬貴人從臨。置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其義。賜錢五萬。被庭見親。有加賞賜。厲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光武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又女寵專。遂就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子長。美。三育。育數。退家。其不滿千萬。故并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其詩書。上儉。即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表。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一。易。唯。去。錦。鋪。乘。輿。席。緣。綉。繒。而已。若皇寢廟。此。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轉。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駢馬都尉。定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此。關。引。三。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吏。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廼。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貞獻宗廟。二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八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誦。群臣惶惑。謗言。而。以。馮。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隨。壞。者。倍。放。縱。變。亂。陰。陽。災。無。無。方。百。姓。訛。言。持。籌。相。譎。被。疑。徒。就。而。走。乘。馬。者。就。天。或。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焉。辛。得。備。位。藉。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細。察。眾。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士。躬。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臣。深。覺。前。世。以。節。賢。寵。臣。安。其。命。於是。上。浸。不。說。

王嘉諫益封董賢封事

哀帝愈愛董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大懼也。高安侯賢。後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爵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修。今賢散公殖。以施社惠。一家至受千金。徃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寒心。今不皇太后。以承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刑賢已再封。晏商再易名。業緣私橫。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天。臣竊憂。陰陽失節。氣感相動。皇身身體。陛下憂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臣身建音。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豈子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謹心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兒寬上封禪對

上議欲放古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二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

陛下躬發聖德。頒指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禮祭文。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尊薦之美。不若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法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步。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公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創儀。定儒術。以文焉。

終軍上白麟奇木對

前十一

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維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根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軍上對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告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犀。葭越賴救。北胡隨畜。馬居為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乘鎗。單于悔慕。無窮抗旌。昆邪在。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這舉不遺遠。設官秩賢。與賞待功。能者進。以保利。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與。建二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間焉。夫天命初定。萬事立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取惠於勒成。享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

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變而上通之符
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草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
以應續。使著事者有紀焉。孟六鴈退飛。通也。白魚登舟。順也。夫
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爭角。明同本也。
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編削。在衽。龍衣冠。要
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映之耳。對奏。其美之。由是改元為元狩。

東方朔上化民有道對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臣聞。胡。吾欲化民。豈有
道乎。朔對曰。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雖歷數千。尚。臣不敢陳。
願近述者。文皇時之時。當世者。若。皆聞見之。昔。天子。富有四海。
身。衣。綈。足履革屨。以。帶。帶。為。衣。無。衣。緇。無。文集。
上書囊。以為。以。道德為。以。仁義為。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建。左。右。神明。號稱千

門萬戶。木土。衣。綺。綺。狗馬。被。廣。宮。人。皆。瑋。瑋。珠。瑋。設。戲。車。教。
馳。逐。飾。文采。蓋。珍。珍。心。撞。萬。石。之。鐘。擊。雷。雲。之。鼓。作。非。憂。舞。鄭。也。上。
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
臣。胡。之。計。推。田。之。之。張。燔。之。於。四。道。之。衢。去。走。馬。示。不。復。田。則。堯。
舜。之。隆。豈。可。與。比。治。美。易。曰。正。其。六。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願。陛下。留。意。察。之。胡。雖。疏。矣。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臣衡論守丞薦御史對

元帝時。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嘉。上。封。事。嘉。道。在於。
得。賢。御。史。之。官。守。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
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
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臣。衡。對。以為。

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
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
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

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大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繫白鹿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猷稱雲，以令為御史大夫，妾相稱譽，豈有茲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雲克坐之。

魏相條漢家故事奏

宣帝即位為丞相，少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貫誼朝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曰：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皆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歸，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心，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之饑，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沽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上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魏相上易明堂月令奏

相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言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

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害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熟麻遂中木茂鳥獸蕃庶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茲究所繇生也巨恩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曰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巨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術史大夫臣巨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三法有土之君下及非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甲謁者趙充國奏李舜與夏兒湯與秋貢禹與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因選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毋將隆諫以武庫兵賜臣妾奏

哀帝時為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

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

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未用
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征伐適
賜谷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
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弄臣私恩
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明望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
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社稷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
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胡建斬監軍御史奏制附

孝武天漢中。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為燕牙比軍壘。垣以為賈
區。建從卒拜謁。因曳下斬之。遂上奏曰。

臣聞軍法。以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監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
利。私買賣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立以師先士大夫。尤
失理。不用之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錄。
路是謂。善人善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士屬軍。將軍有罪。已
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為於用法。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
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不入軍。軍不入國。何文吏也。二王或
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
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翟方進劾紅陽侯立黨友奏

定陵侯博子長有罪。紅陽侯王立受長金錢。上封事為長求留
後。長陰事發。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并免就國。復奏黨友曰。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地政
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且備大臣為郡守
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
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
之性。而外有循法過絕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
酷虐苛刻。恠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
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

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菽狗。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蔽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彈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奸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

翟方進奉奏消動奏

方進為丞相。司直會消動。拜司隸校尉。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禮節。又促。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動坐慶舍。又出逢帝舅王苗。下車立須。過廼就車。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无不統焉。丞相進見聖王御坐。為起。在廣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更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訛謫失度。邪譎无常。三厲內。皆墮居

身。亂朝拜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

張敞奏黃霸妻妾神雀辭

五鳳二年。霸為丞相。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問。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脩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至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言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斷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徵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而息。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

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敢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合法令。及為私教。務相增加。滉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士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士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勅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二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終教。敢挾詐偽。以奸名。廢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敬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勸。如敝指。意。霸其意。



